高僧傳卷第一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廣

譯經上

攝摩騰一
竺法蘭二
安清三
支婁迦讖四
曇柯迦羅五
康僧會六
維祇難七
竺曇摩羅刹八
帛遠九
帛尸梨蜜十
僧伽跋澄十一
曇摩難提十二
僧伽提婆十三
竺佛念十四
曇摩耶舍十五

攝摩騰本中天竺人善風儀解大小乘經常遊化為任昔經往天竺附庸小國講金光明經會敵國侵境騰惟曰經云能說此經法為地神所護使

西居安樂今鋒鏑方始曾是爲益乎乃
誓以忘身躬往和勸遂二國交歡由
是顯達漢永平中明皇帝夜夢金人
飛空而至乃大集群臣以占所夢通
人傅毅奉荅臣聞西域有神其名曰
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帝以爲然即
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
天竺尋訪佛法愔等於彼遇見摩騰
乃要還漢地騰誓志弘通不憚疲苦
冒涉流沙至乎雒邑明帝甚加賞接
於城西門外立精舍以處之漢地有
沙門之始也但大法初傳未有歸信
故蘊其深解無所宣述後少時卒於
雒陽有記云騰譯四十二章經一卷
初緘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中騰所
住處今雒陽城西雍門外白馬寺是也
相傳云外國國王嘗毀破諸寺唯招
提寺未及毀壞夜有一白馬繞塔悲
鳴即以啓王王即停壞諸寺因改招
提以爲白馬故諸寺立名多取則焉
竺法蘭亦中天竺人自言誦經論數
萬章爲天竺學者之師時蔡愔既至
彼國蘭與摩騰共契遊化遂相隨而

弍

來會彼學徒留礙蘭乃間行而至旣
達雒陽與騰同止少時便善漢言愔
於西域獲經即為翻譯十地斷結佛
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
部移都寇乱四部失本不傳江左唯四
十二章經今見在可二千餘言漢地
見存諸經唯此為始也愔又於西域
得畫釋迦倚像是優田王栴檀像師
第四作也旣至雒陽明帝即令畫工圖
寫置清涼臺中及顯節陵上舊像今
不復存焉又昔漢武穿昆明池底得
黑灰以問東方朔朔云不委可問西域
人後法蘭旣至衆人追以問之蘭云
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灰是也朔言
有徵信者甚衆蘭後卒於雒陽春
秋六十餘矣
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正后之太子
也幼以孝行見稱加又志業聰敏剋
意好學外國典籍及七曜五行醫方
異術乃至鳥獸之聲無不綜達嘗行
見羣鷰忽謂伴曰鷰云應有送食者
須之果有致焉衆咸奇之故儁異之
聲早被西域高雖在居家而奉戒精

峻王薨便嗣大位乃深惟苦空猒離
形器行服既畢遂讓國與叔出家修
道博曉經藏尤精阿毗曇學諷持禪
經略盡其妙既而遊方弘化遍歷諸
國以漢桓之初始到中夏才悟機敏
一聞能達至止未久即通習華言於
是宣譯衆經改胡為漢出安般守意
陰持入大小十二門及百六十品初
外國三藏衆護撰述經要為二十七
章高乃剖析護所集七章譯為漢文即
道地經是也其先後所出經論凡三十
九部義理明析文字允正辯而不華質
而不野凡在讀者皆亹亹而不勌焉
高窮理盡性自識緣業多有神迹世
莫能量初高自稱先身已經出家有
一同學多瞋分衛值施主不稱每輙
慧恨高屢加訶諫終不悛改如此二
十餘年乃與同學辭訣云我當往廣州
畢宿世之對卿明經精勤不在吾後
而性多瞋怒命過當受惡形我若得
道必當相度既而遂適廣州值寇賊
大乱行路逢一少年唾手拔刃曰真
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負卿故遠來相

信卿之忿怒故是前世時意也遂申
頸受刃容無懼色賊遂殺之觀者塡
陌莫不駭其奇異既而神識還為安
息王太子即今時世高身是也高遊化
中國宣經事畢值靈帝之末関雒擾
亂乃振錫江南云我當過廬山度昔同
學行達䢼亭湖廟此廟舊有靈威商旅
祈禱乃分風上下各無留滯嘗有乞
神竹者未許輒取舫即覆沒竹還本
處自是舟人敬憚莫不懾影高同旅
三十餘船奉牲請福神乃降祝曰船
有沙門可便呼上客咸驚愕請高入
廟神告高曰吾昔外國與子俱出家
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為䢼
亭廟神周迴千里並吾所治以布施
故珍玩甚豐以瞋恚故墮此神報今
見同學悲欣可言壽盡旦夕而醜
形長大若於此捨命穢汙江湖當度
山西澤中此身滅後恐墮地獄吾有
絹千疋并雜寶物可為立法營塔使
生善處也高曰故來相度何不出形神
曰形甚醜異衆人必懼高曰但出衆
人不怪也神從牀後出頭乃是大蟒不

知尾之長短至高滕邊高向之梵語
數番讚唄數契鱗悲淚如雨須臾
還隱高即取絹物辭別而去舟侶颺
帆蟒復出身登山而望衆人舉手然
後乃滅倏忽之頃便達豫章即以廟
物造東寺高去後神即命過暮有一
少年上舡長跪高前受其呪願忽然
不見高謂舡人曰向之少年即䢼亭
廟神得離惡形矣於是廟神歇末無復
靈驗後人於山西澤中見一死蟒頭
尾數里今潯陽郡虵村是也高後復
到廣州尋其前世害己少年時少年
尚在高經至其家說昔日償對之事
并叙宿緣歡喜相向云吾猶有餘報
今當往會稽畢對廣州客悟高非凡
豁然意解追悔前愆厚相資供隨高
東遊遂達會稽至便入市正值市中
有亂相打者誤著高頭應時隕命廣
州客頻驗二報遂精勤佛法具說事
緣遠近聞知莫不悲慟明三世之有
徵也高既王種西域賓旅皆呼為安侯
至今猶為号焉天竺國自稱書為天
書語為天語音訓詭蹇與漢殊異先

後傳譯多致謬濫唯高所出為群譯
之首安公以為若及面禀不異見聖列
代明德咸讚而思焉余訪尋衆録紀
載高公有出沒將以推迹隱顯應
廢多由傳者紕繆致成乖角輒
備列衆異考而論之案釋道安經録
云安世高以漢桓帝建和二年至靈
帝建寧中二十餘年譯出三十餘部
經又別傳云晉太康末有安侯道人
來至桓垣出經竟封一函於寺云後
四年可開之吳末行至揚州使人貨
一箱物以買一奴名福善云是我善
知識仍將奴適豫章度䢼亭廟神為
立寺竟福善以刃刺安侯脅於是而
終桓垣人遂發其所封函財理自成字
云尊吾道者居士陳慧傳禪經者比丘
僧會是日正四年也又庾仲雍荊州
記云晉初有沙門安世高度䢼亭廟
神得財物立白馬寺於荊城東南隅
宋臨川康王宣驗記云䗶死於吳末曇
宗塔寺記云丹陽瓦官寺晉哀帝時
沙門慧力所立後有沙門安世高以
䢼亭廟餘物治之然道安法師既

校閱羣經詮錄傳譯必不應謬從漢桓建和二年至晉太康末凡經一百四十餘年若高公長壽或能如此而事不應然何者案如康僧會注安般守意經序云此經世高所出久之沉翳會有南陽韓林潁川文業會稽陳慧此三賢者信道篤密會共請受乃陳慧義余助斟酌尋僧會以晉太康元年乃死而已云此經出後久之沉翳又世高封函之字云尊吾道者居士陳慧傳禪經者比丘僧會然安般所明盛說禪業是知封函之記信非虛作既云二人方傳吾道豈容與共同世且別傳自云傳禪經者比丘僧會會已太康初死何容太康之末方有安侯道人首尾之言自為矛盾正當隨有一書謬指晉初於是後諸作者或道太康或言吳末雷同奔競無以校焉既晉初之說尚已乖安而曇宗記云晉哀帝時世高方復治寺其為謬說過乃懸矣

支樓迦讖亦直云支讖本月支人操行純深性度開敏稟持法戒以精勤

高僧傳卷第一　第八張　廣

著稱諷誦羣經志存宣法漢靈帝時
遊于雒陽以光和中平之閒傳譯梵
文出般若道行般舟首楞嚴等三經又
有阿闍世王寶積等十餘部經歲久
無錄安公校定古今精尋文體云似
讖所出凡此諸經皆審得本旨了不
加飾可謂善宣法要弘道之士也後
不知所終時有天竺沙門竺佛朔亦以
漢靈之時齎道行經來適雒陽即轉
梵為漢譯人時滯雖有失旨然棄文
存質深得經意朔又以光和二年於
雒陽出般舟三昧讖為傳言河南雒陽
孟福張蓮筆受時又有優婆塞安玄
安息國人性貞白深沈有理致博誦
羣經多所通習亦以漢靈之末遊賈
雒陽以功號曰騎都尉性虛靖溫恭
常以法事為己任漸解漢言志宣經
典常與沙門講論道義世所謂都尉
者也玄與沙門嚴佛調共出法鏡經
玄口譯梵文佛調筆受理得音正盡
經微旨郢匠之美見述後代調本臨
淮人綺年穎悟敏而好學世稱安侯
都尉佛調三人傳譯號為難繼調又

撰十慧亦傳於世安公稱佛調出經省
而不煩全本巧妙又有沙門支曜康巨
康孟詳等並以漢靈獻之間有慧學
之譽馳於京雒曜譯成具定意小本
起等巨譯問地獄事經並言直理旨
不加潤飾孟詳譯中本起及脩行本
起先是沙門曇果於迦維羅衛國得
梵本孟詳共竺大力譯為漢文安公
云孟詳所出奕奕流便足騰玄趣也
曇柯迦羅此云法時本中天竺人家
世大富常脩梵福迦羅幼而才悟質
像過人讀書一覽皆文義通暢善學
四圍陁論風雲星宿圖讖運變莫不
該綜自言天下文理畢已心腹至年
二十五入一僧坊看遇見法勝毗曇
聊取覽之茫然不解殷懃重省更增
惛漠乃歎曰吾積學多年浪志墳典
遊刃經籍義不再思文無重覽今覩
佛書頓出情外必當理致鈎深別
有精要於是賫卷入房請一比丘略
為解釋遂深悟因果妙達三世始知
佛教宏曠俗書所不能及乃弃捨世
榮出家精苦誦大小乘經及諸部毗

屈常貴遊化不樂專守以魏嘉平中
來至洛陽于時魏境雖有佛法而道
風訛替亦有衆僧未禀歸戒正以剪
落殊俗耳設復齋懺事法祠祀迦羅
既至大行佛法時有諸僧共請迦羅
譯出戒律迦羅以律部曲制文言繁
廣佛教未昌必不承用乃譯出僧祇
戒心止備朝夕更請梵僧立羯磨法
受戒中夏戒律始自于此迦羅後不
知所終時又有外國沙門康僧鎧者
亦以嘉平之末來至洛陽譯出郁伽
長者等四部經又有安息國沙門曇
帝亦善律學以魏正元之中來遊洛
陽出曇無德羯磨又有沙門帛延不
知何人亦才明有深解以魏甘露中
譯出無量清淨平等覺經等凡六部
經後不知所終焉
康僧會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
因商賈移于交趾會年十餘歲二親
並終至孝服畢出家勵行甚峻為人
弘雅有識量篤至好學明解三藏博
覽六經天文圖緯多所綜涉辯於樞
機頗屬文翰時孫權已制江左而佛

教未行先有優婆塞支謙字恭明一
名越本月支人來遊漢境初漢桓靈
之世有支讖譯出衆經有支亮字紀
明資學於讖謙又受業於亮博覽經籍
莫不精究世閒伎藝多所綜習遍學
異書通六國語其為人細長黑瘦眼
多白而睛黃時人為之語曰支郎眼
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漢獻末亂避
地于吳孫權聞其才慧召見悅之拜
為博士使輔導東宮與韋曜諸人共盡
匡益但生自外域故吳志不載謙以
大教雖行而經多梵文未盡翻譯已
妙善方言乃收集衆本譯為漢語從
吳黃武元年至建興中所出維摩大般
泥洹法句瑞應本起等四十九經曲
得聖義辭旨文雅又依無量壽中本
起製菩提連句梵唄三契并注了本
生死經等皆行於世時吳地初染大
法風化未全僧會欲使道振江左興
立圖寺乃杖錫東遊以吳赤烏十年
初達建鄴營立茅茨設像行道時吳
國以初見沙門覩形未及其道疑為
矯異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稱沙

阿容耶非恒事應撿察推曰昔漢明
帝夢神人稱為佛彼之所事豈非其
遺風耶即召會詰問有何靈驗會曰
如來遷迹忽逾千載遺骨舍利神曜
無方昔阿育王起塔乃八万四千夫塔
寺之興以表遺化也權以為誇誕乃
謂會曰若能得舍利當為造塔如其
虛妄國有常刑會請期七日乃謂其
屬曰法之興廢在此一舉今不至誠
後將何及乃共潔齋靜室以銅瓶加
几燒香礼請七日期畢寂然無應求
申二七亦復如之權曰此寔欺誑將欲
加罪會更請三七權又特聽會謂法
屬曰宣尼有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
茲乎法靈應降而吾等無感何假王憲
當以誓死為期耳三七日暮猶無所
見莫不震懼既入五更忽聞瓶中鎗
然有聲會自往視果獲舍利明旦呈
權舉朝集觀五色光炎照曜瓶上權
自手執瓶瀉于銅盤舍利所衝盤即破
碎權大肅然驚起而曰希有之瑞也
會進而言曰舍利威神豈直光相而
已乃劫燒之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

高僧傳卷第一 第十三張 [illegible]

能碎摧命令試之會更指曰法雲方被
蒼生仰澤願更垂神迹以廣示威靈
乃置舍利於鐵砧磓上使力者擊之
於是砧磓俱陷舍利無損摧大歎服
即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号建初寺
因名其地為佛陁里由是江左大法
遂興至孫晧即政法令苛虐廢弃淫
祀乃及佛寺並欲毀壞晧曰此由何
而興若其教真正與聖典相應者當
存奉其道如其無實皆悉焚之諸臣
僉曰佛之威力不同餘神康會感瑞大
皇創寺今若輕毀恐貽後悔晧遣張
昱詣寺詰會昱雅有才辯難問縱橫
會應機騁詞文理鋒出自旦之夕昱
不能屈既退會送于門時寺側有淫
祀者昱曰玄化既孚此輩何故近而不
革會曰雷霆破山聾者不聞非音之
細為在理通則万里懸應如其阻塞
則肝膽楚越昱還歎會才明非臣所
測願天鑒察之晧大集朝賢以馬車
迎會會既坐晧問曰佛教所明善惡
報應何者是耶會對曰夫明主以孝慈
訓世則赤烏翔而老人見仁德育物

則醴泉涌而嘉苗出善既有瑞惡亦
如之故爲惡於隱鬼得而誅之爲惡
於顯人得而誅之易稱積善餘慶詩
詠求福不回雖儒典之格言即佛教
之明訓晧曰若然則周孔已明何用
佛教會曰周孔所言略示近迹至於
釋教則備極幽微故行惡則有地獄
長苦修善則有天宮永樂舉茲以明
勸沮不亦大哉晧當時無以折其言
晧雖聞正法而昏暴之性不勝其虐後
使宿衛兵入後宮治園於地得一金
像高數尺呈晧晧使著不淨處以穢
汁灌之共諸群臣笑以爲樂俄爾之
間舉身大腫陰處尤痛叫呼徹天太
史占言犯大神所爲即祈祀諸廟永
不差愈婇女先有奉法者因問訊云
陛下就佛寺中求福不晧舉頭問曰
佛神大耶婇女云佛爲大神晧心遂
悟具語意故婇女即迎像置殿上香
湯洗數十過燒香懺悔晧叩頭於枕自
陳罪狀有頃痛閒遣使至寺問訊道
人請會說法會即隨入晧具問罪福
之由會爲敷析辭甚精要晧先有才

解依然大悅因求看沙門戒會以戒
文禁秘不可輕宣乃取本業百三十
五願分作二百五十事行住坐臥皆
願衆生皓見慈願廣普益增善意即
就會受五戒旬日疾瘳乃於會所住
更加修飾宣示宗室莫不必奉會在
吳朝亟說正法以皓性麁不及妙
義唯敍報應近事以開其心會於建
初寺譯出衆經所謂阿難念彌鏡面
王察微王梵皇經等又出小品及六
度集雜譬喻等並妙得經體文義允
正又傳泥洹唄聲清靡哀亮一代模
式又注安般守意法鏡道樹等三經
並製經序辭趣雅便義旨微密並見
於世至吳天紀四年四月皓降晉九
月會遘疾而終是歲晉武太康元
年也至晉成咸和中蘇峻作亂焚會
所建塔司空何充復更修造平西將
軍趙誘世不奉法傲慢三寶入此
寺謂諸道人曰久聞此塔屢放光明
虛誕不經所未能信若必自覩所不
論耳言竟塔即出五色光照曜堂刹
誘肅然毛竪由此信敬於寺東更立

小兆遶由大聖神感通示康會之力
故國高僧傳之于今孫綽為之讚曰
會公蕭瑟　寔惟令質　心無近累
情有餘逸　屬此幽夜　振彼尤黜
超然遠詣　卓矣高出
有記云孫皓打試舍利謂非其權時
余案皓將壞寺諸臣咸曰康會感瑞
大皇創寺是知初感舍利是也權時
故數家傳記咸言孫權感舍利於吳
宮其後更試神驗或將皓也
維祇難本天竺人世奉異道以火祠為
正時有天竺沙門習學小乘多行道
術經遠行逼暮投宿難家難既
事異道猜忌釋子乃處之門外露地
而宿沙門夜密加呪術令難家所事
之火欻然變滅於是舉家共出稽請
沙門入室供養沙門還以呪術變火
令生難既覩沙門神力勝己即於佛
法大生信樂乃捨本所事出家為道
依此沙門以為和上受學三藏妙善
四含遊化諸國莫不皆奉以吳黃武
三年與同伴竺律炎來至武昌齎曇
鉢經梵本曇鉢者即法句經也時吳

貞

士共請出經難既未善國語乃共其
伴律炎譯為漢文文亦未善漢言頗有
不盡志存義本辭近朴質至晉惠之
末有沙門法立更譯為五卷沙門法
巨著筆其辭小華也立又別出小經
近百許首值永嘉末乱多不復存
竺曇摩羅剎此云法護其先月支人
本姓支氏世居燉煌郡年八歲出
家事外國沙門高座為師誦經日
万言過目則能天性純懿操行精苦
篤志好學万里尋師是以博覽六經
遊心七籍雖世務毀譽未甞介抱是
時晉武之世寺廟圖像雖崇京邑而
方等深經蘊在葱外護乃慨然發憤
志弘大道遂隨師至西域遊歷諸國外
國異言三十六種書亦如之護皆遍
學貫綜詁訓音義字體無不備識遂
大齎梵經還歸中夏自燉煌至長安
沿路傳譯寫為晉文所獲覽即正法
華光讚等一百六十五部孜孜所務
唯以弘通為業終身寫譯勞不告勸
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護
以晉武之末隱居深山山有清澗恒
取澡漱後有採薪者穢其水側俄頃

盧

而燥護乃徘徊歎曰人之无德遂使
清泉輟流水若永竭真無以自給
正當移去耳言訖而泉涌滿澗其
幽誠所感如此故支道為之像讚
云護公澄寂道德淵美微吟窮谷枯
泉漱水邈矣護公天挺弘懿濯足流
沙領拔玄致後立寺於長安青門
外精勤行道於是德化遐布聲蓋四
遠僧徒數千咸所宗事及晉惠西奔
關中擾亂百姓流移護與門徒避地東
下至澠池遘疾而卒春秋七十有八
後孫綽製道賢論以天竺七僧方竹
林七賢以護匹山巨源論云護公德
居物宗巨源位登論道二公風德高
遠足為流輩矣其見美後代如此時
有清信士聶承遠明解有才篤志
務法護公出經多參正文句超日
明經初譯頗多煩重承遠刪正得
今行二卷其所詳定類皆如此承
遠有子道真亦善梵學此君父子
比辭雅便無累於古又有竺法首陳
士倫孫伯虎虞世雅等皆共承護旨
執筆詳校安公云護公所出若審得
此公手目綱領必正凡所譯經雖不

樹必婉顯而宏達欣暢特善無生依
慧不文朴則近本其見稱若此護世
居燉煌而化道周給時人咸謂燉煌
菩薩也
帛遠字法祖本姓萬氏河內人父威
達以儒雅知名州府辟命皆不赴祖
少發道心啓父出家辭理切至父不
能奪遂改服從道祖才思儁徹敏朗
絕倫誦經日八九千言研味方等妙
入幽微世俗墳素多所該貫乃於長
安造築精舍以講習為業白黑宗禀
幾且千人晉惠之末太宰河間王顒
鎮關中虛心敬重待以師友之敬每
至閑辰靖夜輒談講道德于時西府初
建俊乂甚盛能言之士咸服其遠達
祖見羣雄交爭干戈方始志欲潛遁
隴右以保雅操會張輔為秦州刺史
鎮隴上祖與之俱行輔以祖名德顯
著衆望所歸欲令反服為己僚佐祖
固志不移由是結憾先有州人管蕃
與祖論議屢屈於祖蕃深銜恥恨每
加誣構祖行至汧縣忽語道人及弟
子云我數日對當至便辭別作素書

侍

分布經像及資財都訖明晨詣輔共
語忽忤輔意輔使收之行罰衆咸怪惋
祖曰我來此界畢對此宿命久結非今事
也乃呼十方佛祖前身罪緣歡喜畢
對願從此以後與輔爲善知識無令
受殺人之罪遂便鞭之五十奄然命
終輔後具聞其事方大悔恨初祖道化
之聲被於關隴崤函之右奉之若神
戎晉嗟慟行路流涕隴上羌胡率精
騎五千將欲迎祖西歸中路聞其遇
害悲恨不及衆咸憤激欲復祖之讎
輔遣軍上隴羌胡率輕騎逆戰時天
水故帳下督富整遂因忿斬輔羣胡既
雪怨恥稱善而還共分祖尸各起塔
廟輔字世偉南陽人張衡之後雖有
才解而酷不以理橫殺天水太守封
尚百姓疑駭因亂而斬焉管蕃亦卒
以傾險致敗後少時有一人姓李名
通死而更蘇云見祖法師在閻羅王
處爲王講首楞嚴經云講竟應往忉
利天又見祭酒王浮一云道士基公
次被鏁械求祖懺悔昔祖平素之日
與浮每爭邪正浮屢屈既瞋不自忍

乃作老子化胡經以誣謗佛法殃有
所歸故死方思悔孫綽道賢論以法
祖匹嵇康論云帛祖釁起於管蕃中
散禍作於鍾會二賢並以俊邁之氣昧
其圖身之慮栖心事外輕世招患殆
不異也其見稱如此祖既博涉多閑
善通梵漢之語嘗譯惟逮弟子本五
部僧等三部經又注首楞嚴經又有
別譯數部小經值亂零失不知其名
祖弟法祚亦少有令譽被博士徵不
就年二十五出家深洞佛理關隴知
名時梁州刺史張光以祚兄不肯反
服輔之所煞光又逼祚令罷道祚執
志堅貞以死爲誓遂爲光所害春秋
五十有七注放光般若經及著顯宗
論等光字景武江夏人後爲武都在楊
難敵所圍發憤而死時晉惠之世又
有優婆塞衛士度譯出道行般若經
二卷士度本司州汲郡人隆流寒門
安貧樂道常以佛法爲心當其亡日
清淨澡漱誦經千餘言然後引衣尸
臥奄然而卒

帛尸梨蜜多羅此云吉友西域人時

人呼為高座傳云國王之子當承繼世
而以國讓弟闇軌太伯既而悟心天啓
遂為沙門密天姿高朗風神超邁直
爾對之便卓出於物晉永嘉中始到
中國值亂仍過江止建初寺丞相王
導一見而奇之以為吾之徒也由是
名顯太尉庾元規光祿周伯仁太常
謝幼輿廷尉桓茂倫皆一代名士見之
終日累歎披衿致契導嘗詣密密解
帶偃伏悟言神解時尚書令卞望之
亦與密致善須臾望之至密乃斂衿
飾容端坐對之有問其故密曰王公
風道期人卞令軌度格物故其然耳
諸公於是歎其精神灑屬皆得其所
桓廷尉嘗欲為密作目久之未得
有云尸梨密可謂卓朗於是桓乃咨
嗟絕歎以為標題之極大將軍王處
仲在南夏聞王周諸公皆器重密疑
以為失鑒及見密乃欣振奔至一面盡
虔周顗為僕射領選臨入過造密乃
歎曰若使太平之世盡得選此賢真
令人無恨也俄而顗遇害密往省其孤
對坐作胡唄三契梵響凌雲次誦咒數

千言聲音高暢顏容不變既而揮涕收
淚神氣自若其哀樂廢興皆此類也
王公嘗謂密曰外國有君一人而已
密笑曰若使我如諸君今日豈得
在此當時為佳言密性高簡不學晉
語諸公與之語言密雖因傳譯而神領
意得頓盡言前莫不歎其自然天拔
悟得非常密善持呪術所向皆驗初
江東未有呪法密譯出孔雀王經明諸
神呪又授弟子覓歷高聲梵唄傳嚮
于今咸康中卒春秋八十餘諸公
聞之痛惜流涕桓宣武每云少見高
座稱其精神著出當年瑯琊王珉師
事於密乃為之序曰春秋吳楚稱子
傳者以為先中國而後四夷豈不以三
代之亂行乎殊俗之禮以戎狄貪婪
無仁讓之性乎然而卓世之秀時生
於彼逸羣之才或侔乎茲故知天授
英偉豈係於華戎自此以來唯漢世有
金日磾然日磾之賢盡於仁孝忠誠德
信純至非為明達足論高座心造峰極
交儁以神風領朗越過之遠矣密常
在石子崗東行頭陀既卒因葬于此

朱

成帝懷其風爲樹剎冢所後有關右
沙門來遊京師迺於冢處起寺陳郡
謝琨贊成其業追旌往事仍曰高座
寺也
僧伽跋澄此云衆現罽賓人毅然有
淵懿之量歷尋名師備習三藏博覽
衆典特善數經闇誦阿毗曇毗婆沙
貫其妙旨常浪志遊方觀風弘化符
堅建元十七年來入關中先是大乘之
典未廣禪數之學甚盛既至長安咸
稱法匠焉符堅秘書郎趙正崇仰大
法甞聞外國宗習阿毗曇毗婆沙而
跋澄諷誦乃四事禮供請譯梵文遂
共名德法師釋道安等集僧宣譯跋
澄口誦經本外國沙門曇摩難提筆
受爲梵文佛圖羅剎宣譯秦沙門敏
智筆受爲晉本以僞秦建元十九年
譯出自孟夏至仲秋方訖初跋澄又賫
婆須蜜梵本自隨明年趙正復請出
之跋澄乃與曇摩難提及僧伽提婆
三人共執梵本秦沙門佛念宣譯慧
嵩筆受安公法和對共校定故二經
流布傳學迄今跋澄戒德整峻虛靖

雜俗關中僧衆則而象之後不知所
終佛圖羅剎不知何國人德業純粹
該覽經典久遊中土善閑漢言其宣
譯梵文見重苻世
曇摩難提此云法喜兜佉勒人齠年
離俗聰慧夙成研諷經典以專精致
業遍觀三藏闇誦增一阿含經博識
洽聞靡所不綜是以國內遠近咸共
推服少而觀方遍歷諸國常謂弘法
之體宜宣布未聞故遠冒流沙懷寶
東入以苻氏建元中至于長安難提
學業既優道聲甚盛苻堅深見禮接
先是中土群經未有四含堅臣武威
太守趙正欲請出經時慕容沖已叛
起兵擊堅關中擾動正慕法情深忘
身為道乃請安公等於長安城中集
義學僧請難提譯出中增一二阿含并
先無所出毘曇心三法度等凡一百
六卷佛念傳譯慧嵩筆受自夏迄春
綿涉兩載文字方具及姚萇寇逼關
內人情危阻難提乃辭還西域不知
所終其時也苻堅初敗群鋒互起戎
妓縱暴民流四出而猶得傳譯大部

蓋由趙正之力正字文業洛陽清水
人或曰濟陰人年十八為偽秦著作郎
後遷至黃門郎武威太守為人無鬚
而瘦有妻妾而無兒時人謂閹然而
情度敏達學兼內外性好譏諫无所
迴避苻堅末年寵惑鮮卑惰於治政
正因歌諫曰昔聞孟津河千里作一
曲此水本自清是誰攪令濁堅動容
曰是朕也又歌曰北園有一棗布
葉垂重陰外雖饒棘刺內實有赤心
堅笑曰將非趙文業耶其調戲機捷
皆此類也後因關中佛法之盛乃願
出家堅惜而未許及堅死後方遂
其志更名道整因作頌曰佛生何以
晚泥洹一何早歸命釋迦文今來投
大道後遁迹商洛山專精經律晉雍
州刺史郗恢欽其風尚逼共同遊終
於襄陽春秋六十餘矣
僧伽提婆此言眾天或云提和音訛故
也本姓瞿曇氏罽賓人入道修學遠
求明師學通三藏尤善阿毘曇心洞
其纖旨常誦三法度論晝夜嗜味以
為入道之府也為人儁朗有深鑒而

儀止溫恭務在誨人恂恂不怠符氏
建元中來入長安宣流法化初僧伽
跋澄出婆須蜜及曇摩難提所出二
阿含毗曇廣說三法度等凡百餘萬言
屬慕容之難戎敵紛擾兼譯人造次
未善詳悉義旨句味往往不盡俄而
安公棄世未及改正後山東清平提
婆乃與冀州沙門法和俱適洛陽四
五年間研講前經居華稍積博明漢
語方知先所出經多有乖失法和慨
歎未定乃更令提婆出阿毗曇及廣
說衆經頃之姚興王秦法事甚盛於
是法和入關而提婆渡江先是廬山
慧遠法師翹勤妙典廣集經藏虛心
側席延望遠賓聞其至止即請入廬
岳以晉太元中請出阿毗曇心及三
法度等提婆乃於般若臺手執梵文
口宣晉語去華存實務盡義本今之
所傳蓋其文也至隆安元年來遊京
師晉朝王公及風流名士莫不造席
致敬時衛軍東亭侯琅琊王珣淵懿
有深信荷持正法建立精舍廣招學
衆提婆既至珣即延請仍於其舍講

阿毗曇名僧畢集提婆宗致既精詞
旨明析振發義理衆咸悦悟時王弥
亦在座聽後於別屋自講珣問法綱
道人阿弥所得云何答曰大略全是
小未精覈耳其敷析之明易啓人心如
此其冬珣集京都義學沙門釋慧持等
四十餘人更請提婆重譯中阿含等
罽賓沙門僧伽羅叉執梵本提婆翻
爲晉言至来夏方訖其在江洛左右
所出衆經百餘万言歷遊華戎備悉
風俗從容機警善於談笑其道化聲
譽莫不聞焉後不知所終
竺佛念涼州人弱年出家志業清堅
外和内朗有通敏之鑒諷習衆經粗
涉外典其蒼雅詁訓尤所明達少好
遊方備觀風俗家世西河洞曉方語
華戎音義莫不兼解故義學之譽雖
闕洽聞之聲甚著苻氏建元中有僧
伽跋澄曇摩難提等入長安趙正請出
諸經當時名德莫能傳譯衆咸推念
於是澄執梵文念譯爲晉質斷疑義
音字方明至建元二十年正月復請
曇摩難提出增一阿含及中阿含

於長安城内集義學沙門請令為譯數
析研覈二載乃竟二含之顯念宣譯之
功也自世高支謙以後莫踰於念在符
姚二代為譯人之宗故關中僧衆咸
共嘉焉後續出菩薩瓔珞十住斷結
及出曜胎經中陰經等始就治定意
多未盡遂尔遘疾卒于長安遠近白
黑莫不歎惜

曇摩耶舍此云法明罽賓人少而好
學年十四為弗若多羅所知長而氣
幹高爽雅有神慧該覽經律明悟出
羣陶思八禪遊心七覺時人方之浮
頭婆馱孤行山澤不避豺虎獨處思
念動移宵日嘗於樹下每自恚責年
將三十尚未得果何其懈哉於是累
日不寢不食專精苦到以悔先罪乃
夢見博又天王語之曰沙門當觀方
弘化曠濟為懷何守小節獨善而已
道假衆緣復須時熟非分强求死而
無證覺自思惟欲遊方授道既而踰
歷名邦履踐郡國以晉隆安中初達
廣州住白沙寺耶舍善誦毗婆沙律
人咸号為大毗婆沙時年已八十五

徒衆八十五人時有清信女張普明
諮受佛法耶舍為說佛生緣起并為
譯出差摩經一卷至義熙中来入長
安時姚興僭号甚崇佛法耶舍既至
深加礼異會有天竺沙門曇摩掘多来
入関中同氣相求宛然若舊因共耶
舍譯舍利弗阿毗曇以爲秦弘始九
年初書梵書文至十六年翻譯方竟
凡二十二卷爲太子姚泓親管理味
沙門道標爲之作序耶舍後南遊江
陵止于辛寺大弘禪法其有味靖之賓
披榛而至者三百餘人凡士庶造者雖
先無信心見皆敬悅自說有一師一弟
子修業並得羅漢傳者失其名又嘗於
外門閉戶坐禪忽有五六沙門来入
其室又時見沙門飛来樹端者往往
非一常交接神明而俯同矇俗雖道
迹未彰時人咸謂已階聖果至宋元
嘉中辭還西域不知所終耶舍有弟
子法度善梵漢之言常爲譯語度本
竺婆勒子勒久停廣州往来求利中
途於南康生男仍名南康長名金迦
入道名法度度初爲耶舍弟子承受

經法那含既還外國度便獨執矯異
規以攝物乃言專學小乘禁讀方等
唯礼釋迦無十方佛食用銅鉢無別
應器又令諸尼相捉而行悔罪之日
但伏地相向唯宋故丹陽尹顔竣女
法弘尼交州刺史張牧女普明尼初
受其法今都下宣業弘光諸尼習其
遺風東土尼衆亦時傳其法

高僧傳卷第一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